

孔德校刊

請交換



第五期

二十一年二月十日
北平孔德學校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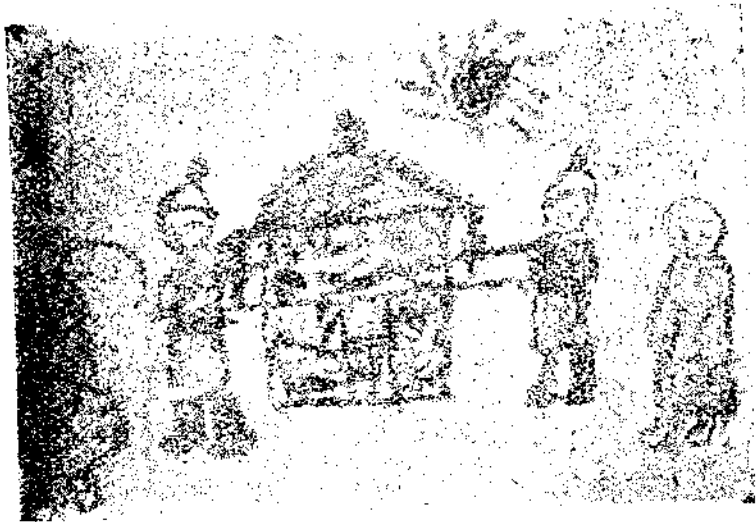
目 錄

我的朋友(小鳥)……二乙	王芳俠……………1
雪景……………二乙	王必瑞……………1
抵制日貨……………三乙	嚴啓初……………2
新年的快樂……………三乙	吳煒彤……………2-3
煤……………三甲	林智暉……………3-4
寒假中你要做些什麼……三甲	牟傳模……………5
冬天的景緻……………三甲	魏鵬一……………5
冬日……………四乙	沈鴻藻……………5-6
我的一段生活……………四乙	王樹芬……………6
國難中我們應有的態度四甲	汪玉秀……………7
寂寞的冬天……………四甲	張迺萱……………8
富與貧……………四甲	張友善……………9
狗……………五乙	李玉昭……………10
老媽子……………五乙	李志媛……………11-12
新年與國難……………五甲	王文勤……………12-13
新年中的感想……………五甲	羅澤華……………13-14
學期終了的回想……………六乙	李王奇……………14-15
新年……………六乙	吳德基……………15-16
病……………六甲	王益智……………16-18
一個迫於金錢者……………六甲	雷英修……………19-22
龍父之死……………七年級	蘇燕琛……………23-24

二姑母.....	七年級	羅翠玉.....	24-26
孤兒.....	八年級	李淑登.....	26-28
憶.....	八年級	丁紹曾.....	28-31
憶三四兩弟.....	九年級	吳 卓.....	31-34
妹妹.....	九年級	孫德志.....	34-42
沉靜的心靈.....	十年級	孫德淑.....	42-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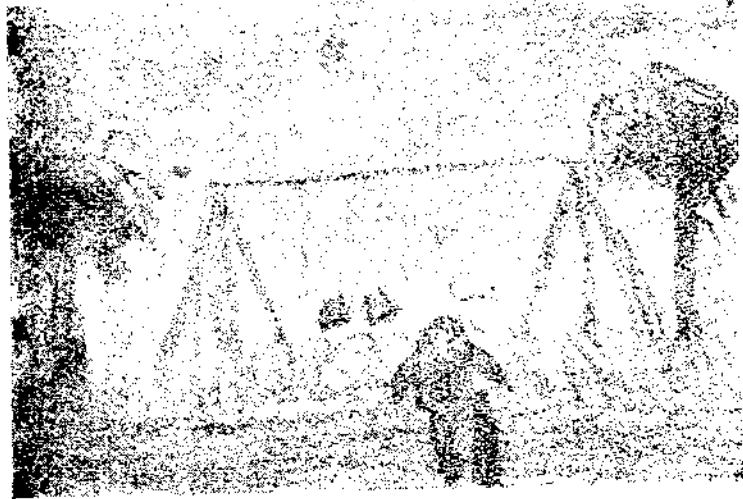
兒童自由畫八幅

1.....	梁士鈞	幼稚園
2.....	江小蕙	幼稚園
3.....	賈庸生	幼稚園
4.....	黃福麟	幼稚園
5.....	章燕燕	一乙
6.....	胡 少	三乙
7.....	包坤鐸	二甲
8.....	王永華	四甲



梁士鈞

幼稚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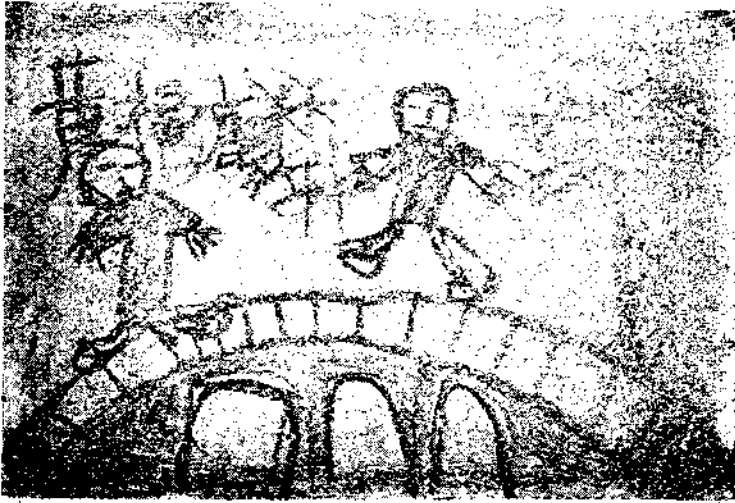
江小蕙

幼稚園



賈庸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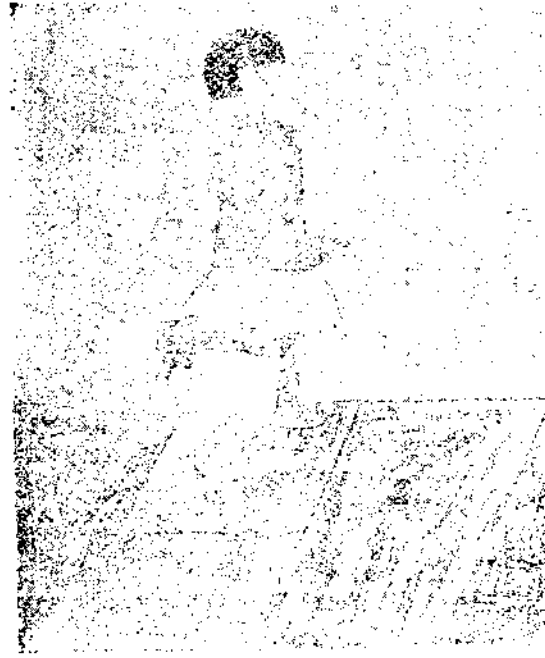
幼稚園



黃福麟

幼稚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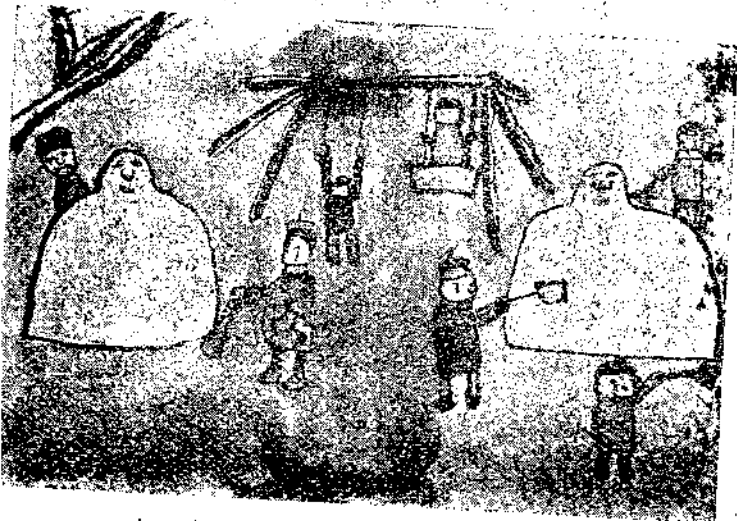
章燕燕
一年乙級



胡少

三年乙級

包坤鐸 二年甲級



水 樂

四年甲級

我的朋友(小鳥)

王芳俠，二乙。

我在做功課，飛來一隻小鳥，不住的叫道：『快來呀！快來呀！這裏有好吃的東西。』我想牠是叫我呢；我說：『朋友！謝謝你！我不吃，請你自己吃吧。』

雪 景

王必璠，二乙。

一日早上，開門看見四面雪白，樹上，屋上，都是白的，好像樹是玉的，又好像屋子也是玉的，林中的鳥兒也不能飛啦，街上的車子也沒有了，我和妹妹堆個雪娃娃坐在院中，我就上學去了。等到回家來，一看太陽把雪娃娃晒得大汗直流，也不像娃娃了。

抵制日貨

嚴啓榜，三乙。

小朋友你知道嗎？現在日本佔了東三省，現在還要佔吉林。小朋友大家快醒吧！我們將來要復仇。現在我們沒力氣，只好抵制日貨。怎樣抵制日貨呢？就是不買日貨，不賣中國貨給日本。如果中國貨貴，外國貨便宜，也是要買中國貨。因為中國貨是自己造的，所以貴點也不要緊的。日貨因為不是本國造的，所以多麼便宜也不要買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大家記牢罷！

新年的快樂

吳煒彤，三乙。

新年那一天，我和哥哥到公園去了，走到一棵大樹底下，就聽見咕咕的聲音，我一抬頭，

看見一對小鳥，低着頭對我叫着，好像說新年好快樂呀！好快樂呀！一會兒，我們又到那邊去了，太陽落山了，我和我哥哥就回家了。我剛一到門口，我小妹妹看見說：『姐姐你和哥哥上公園去爲什麼不帶我去？』我說：『因爲你太小了。』他就哭起來了。我母親說：『你怎麼了？』：他說『姐姐和哥哥上公園不帶我去』，我母親就給他許多好東西吃，他就不哭了。

煤

林智暉，三甲。

煤的用處大得很呀！機器沒有煤，不能用，輪船沒有煤，不能走，火車沒有煤，不能動，現在到了冬天，用爐火的時候，煤的用處可就更大了，若是屋子沒有煤爐，我們手脚，就不能作事，一有煤爐，屋子便可溫暖，和春天的氣候差不多。煤的種類很多，有硬煤，紅煤，烟煤等，名目雖然不同，用處可是一樣。生

產的地方，以我們北方爲最多，這是我們中國天然的物產呀！

寒假中你要做些什麼？

牟傳模，三甲。

學校中要放寒假了，放兩個星期假。我想在這兩星期內，我應該在家裡做些什麼？我想把我所讀過的書都抄一遍。再每天寫一張大字，或者到中南海去看溜冰，還可以到電影院去看電影，也可以到戲院去看戲，或者到遠地方去看親戚和朋友。還可以早晨到野外去散步。在這十四天我須要要把書溫好了抄好了，到開學時把所有的書抄完，交給先生。我打算在家裡很好的過這兩星期。

冬天的景緻

魏鶴一，三甲。

西北風開始呼呼的吹了，那白白的雪花也隨着風落下來了；我在屋裡往外一看，只見那像玉一般的樹，像銀一般的屋頂。我們到學校進了大門，還看見那松樹上也鋪滿了雪花，可是冬天沒有春天和夏天好玩，因為春天和夏天甚麼花都開得很茂盛，並且還很香，冬天甚麼花都沒有，並且還很淒涼的。但是冬天也很好，因為能凍死害蟲，所以我愛春天夏天和秋天，也愛冬天。

冬 日

沈鴻藻，四乙

秋已深了，可怕的冬日慢慢的來了，各

動物也都長出絨毛來了。樹木花草也都枯黃凋落了。還有那清冷的太陽掛在空中，好似快要離開人間的樣子。無情的北風愈刮愈大，我小小的心靈，看了這種淒涼的景況，簡直難過極了。

我不知不覺的走到了花園，心裏正在難過，忽然發現了一堆菊花。看啊！那是多麼可愛！黃的，白的，還有紫色的，喜歡的我幾乎把可怕的冬日都忘了。

我的一段生活

王樹芬，四乙。

有一天，我拿了小球扔着玩，恰巧我家的小貓在屋子上面的瓦上走，我隨手向上一扔，小皮球碰着了小貓的頭，我的皮球也到房頂上去了。頑皮的小貓，看見了這麼好玩的皮球，就用他那前面的一隻腳去玩，玩了一會，我的皮球忽然掉下來了。我道：『謝謝小貓！』

國難中我們應有的態度

汪玉秀，四甲。

現在國難是多麼危急啊！我們應該有一種態度去對日本，這便是要努力去攻打日本。雖然我們現在年紀小，不能實際去做，但我們要努力讀書，等待成人後再去報仇。我們沒看見現在有許多學生爲國而犧牲了性命去救國嗎？還有許多學生因爲不願做亡國奴，所以有的在旅館中自殺了，有的跑到前綫充軍人去了。他們犧牲了性命去救國，還有許多學生是那麼樣的熱心的到南京去請願！冬天是多麼冷啊！一人拿着一個氈子，沒有錢的只拿着一個包袱！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！這就是國難中我們應有的態度。

寂寞的冬天

張適菴，四甲。

秋天漸漸的過去，又到了可惡的冬天，西北風嗚嗚的吹着，微微的雪花粉粉的下着；許多美麗的花兒也落了，許多可愛的樹木也都凋了。只剩下幾種乾枝梅花和水仙花……開得還算美麗。

我上學校的時候，街上很是蕭條的。賣水菓的人用單調的聲音叫出各樣水菓的名字。屋子裡的玻璃窗上都結滿了冰，這使得屋子裏面格外顯得鬱悶。

寂寞的冬天呵！

富與貧

張友義 / 關甲 ·

我國爲何這樣的貧弱呢？就因爲人民不能平等博愛。許多很富足的人對於貧窮人太凶狠了，榨取的太利害了，所以成了富的越富貧的越貧的現象，我們看看富足的人們對待貧窮的人們是怎樣的態度吧！有一天，我看見一個乞丐對一個富人說：『給我一點飯吃吧！我走了這樣遠的路，肚子餓得什麼似的！給我一點飯吃吧！』那富人很利害的說：『你滾開吧！誰給你飯呀？你這東西，快滾開吧！』那乞丐也沒有辦法，只好低着頭，臉上怪難爲情的走了。這就可以表現出富人對於窮人怎樣的了。國難當前，國人還分出富與貧的階級！我們的國怎麼會不亡啊！

狗

李玉昭，五乙。

我和妹妹們在房裏靜靜的讀書的時候，忽然聽見狗的叫聲，把我們嚇得一抖，一看啊！原來是人家送給我們的狗，我快快的跑出了房子一看，那狗生得非常的美麗。我們原有的一隻狗，見了我們都是搖着尾巴的，只有那個狗尾巴向下落着。一會，我們也不讀書了，跑到房中拿東西來給狗吃，那隻不搖尾巴的，我們叫他作傻狗；那隻搖尾巴的，我們叫他作精狗。他們兩個狗在吃東西的時候，都被那隻精狗搶去，那隻狗一點也吃不着。如有人來的時候，只有那隻精狗叫，那隻狗就好像沒有那麼一回事似的。在我們爬上小石山的時候，那隻精狗也從那石頭上下來，至於那隻傻狗從山上一跑就蹦下來了。所以，我們都愛那隻精狗，不愛那隻傻狗。

老媽子

李志媛，五乙。

有一天，我姐姐下學回家的時候，看見一個小矮人，也不算太矮，就是比我們矮些，在那裏替我們做事。我見他替我們做事，我便知道他是老媽子。這個老媽子好得非凡：有的時候，我們的東西髒了，不用說他就給你洗；有時候我們家一個人全沒有了，都出去了，他彷彿是自己的家似的，有的老媽子，他一看見主人沒在家，他就拿東西，這位老媽子，他就不同別的老媽子一樣；有時候我母親出去，把我和弟弟放在家裏，她也彷彿是自己的孩子似的，他老給我們講很有趣的故事，他給我們講小人國裏的故事，我們都很喜歡聽，他講的時候，用了很溫和的聲音，和有趣的態度，那是格外叫我們喜歡聽的，他還給我們講他從前小的時候，一到過新年的時候，他們就跑到前門樓

上去看，用水做的燈，有亭子似的，有大佛爺似的，裏面全有燈。有一天他和我說：『我要走了。』我說：『你爲什麼走？』他說：『我們在這裏太費錢，不夠花，』我一聽見這話，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刺我似的難過。他說星期一走，我說：『等我回來再走，』他說：『好罷！』到了星期一那一天回家的時候，很失望的看不見他了，自恨我們回去得太晚了。

新年與國難

王文勤，五甲。

日子一天一天的像流水般的閃過去，轉眼間快活的日子又到來了，妹妹們都歡喜得叫了起來，他們拿着萍菓對着牠尖叫，表示歡迎。我呆呆的望着他們微笑。新年到了，他們真是快活得無邊了，門聲咚咚的響了，一會又來了幾封賀年片兒，一會姊姊又拉我去看電影，我和她去了。到了電影場，先一開幕就是我們東北

的義勇軍，走的步法非常整齊，我看了，心中甚是快活，他們的面上都現着微笑，看着又是異常的勇敢。回家後，我呆呆的倚在窗前，想起我們的錦州已被日軍佔去了，我們的遼吉也失去了，東三省整個的完了。同胞們有的在賣國，有的在爭權奪利，過着快樂無邊的日子，他們的心中充滿了賣國求榮的希望。外國人批評我們，說我們是「一盤散沙」，不錯，我們本來就是一盤散沙呵！今天過的新年，真是難堪極了。

新年中的感想

羅壽華，五甲。

我們在新年的那一天，學校是放假了，但是我們在快活的新年中，出了一個大大的不幸！那就是我們的敵人很強暴的把錦州奪去了，新年中本來是很快活的，但是因我國被日侵亂，所以在國難臨頭的現在，沒有興趣再過

新年了!

日本自九月十八，一直到今日，沒有一天不是在時時刻刻的想佔我們這個地方，那個地方，他的野心是多麼大，多麼可恨啊！今年我們真是不幸，國府又在搗亂，我們要用什麼方法才可救回我們的中華民國呀！（一）祇有國內不要相爭，大家結合起來，先把國內統一。（二）然後才能把日本打敗，再來過那美麗的，和平的，快活的新年吧！

學期終了的回想

李玉奇，六乙。

這個學期眼看就過去了，再也不能把牠挽回了。

我橫睡在牀上，把我這一個學期最末了的一天給牠作一個最後的結賬。我真後悔我在這個長久的時間我爲什麼不用功呢？那時如你們這樣問我的時候，我只得閉口無言了，天啊！

像我這樣的人，消磨時光的人，最後的結賬只有「後悔」是一個最確當的答覆了。

我又回想我這個學期過去的這樣的快，如潮水似的流過去，我的天真也跟着時光過去，而且消失了。

我真後悔，我在從前和現在爲什麼這樣的愛玩呢？我們的功課漸漸的深了，我將怎樣的改正我這過去的錯誤啊？

新 年

吳德葵，六乙。

在三十晚上，母親和姊姊忙着做棗糕，我和哥哥幫助他們擦蠟臺，鋪桌毯；套椅子，叫車夫擦地板，一家都是很快樂的樣子。還有那狗也夾在裏面亂跑亂跳，這樣的一直到了十二點，父親母親都睡覺去了，只有我和姊姊哥哥沒有睡，大姊說：『我們熬夜吧！』我們都說好，等了一會我眼澀了，我就伏在桌上睡着了，到了

四點天都快亮了，我才醒來，我看他們好像都想睡的樣子，二哥說：『我們還是睡吧！』於是我們就都去睡覺去了。

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哥哥們開門放花炮，這時大家都起來了，吃了糖茶又吃了年糕，我們便拜祖，又向父親母親拜年，父親和母親一人給我們兩塊錢，我們謝了一聲，又到親戚家去拜年，這一天真是快樂極了。

這是我的新年的日記。

病

王益智，六甲。

病，這個字使我憤恨的要命，尤其是病人，我再不要聽見說「病的人，將要死去」，這樣的話，會使我滿身起了雞栗的，這病雖是在別人的身上，死去的也是別人，好像和我根本是無關係似的，而我却不然，老是爲着別人戰抖，在戰抖之中又生出了對己的恐怖之心。

有一次，正是嚴冬的時候，那時，我不過只有六七歲的光景，益誠還小呢。

益誠病在床上，非常的利害，母親是一時也不能放下心的，益誠睡在床上，母親就在床前，很沉重的走來走去，時而低下頭去，時而仰頭定目的呆望着，看他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了，我走到她的前面母親便牽着我的手，摸着我的臉說：『妹妹病的很重了，』她還沒有說完她的話，眼淚已落到她的胸前了，母親轉過頭去擦她的眼淚；我那時被母親弄呆了，不知道怎麼樣了，於是我也哭了起來。我雖然哭起來，但是我不明白我哭的是什麼？母親的眼淚爲什麼要落下來呢？我只是莫明其妙的哭着，放開我的嗓子，執命的哭着，母親其實被我的哭，使她已碎的心，更難過，更足以引起來她那說不出來的苦悶。後來，宋媽把我抱出來。

晚上，天都黑暗了，才吃飯，母親連飯也不吃了，父親在外面沒有回來呢！就是我一人在一間大屋子裡吃飯。母親在屋子裡，突然！一種驚訝的聲音叫喊着，一家的人聽見母親的

叫喊着都跑進母親屋子裏去了。我正在吃飯呢！也跑進去了。原來是益誠死過去了。母親忍不住的哭了起來，家中的人都張皇失色，不知怎樣好了，他們都去請醫生，然而他們都不知道醫生的所在，而又不知道那位醫生好。母親這時儘是哭泣着，不能說出一句話來，父親又不在家，這時他們的魂魄早已飛上天去了，我看母親哭着，我也哭着，口裡叫着益誠的名字，一種雜亂的聲音，在屋裡流動着，使空氣更加緊張了，幸而，父親從外面回來了。

大門是開着的，因為他去請醫生回來沒有關門，父親進來，也被弄慌了，父親馬上請了醫生，（日本醫生）醫生來了，給益誠打了兩針才復活了。

這樣大家才安定些，母親也放心了，父親這時把自己的心定住了，當着母親就把益誠送入醫院裏去了。

我從這一次起，非常的恨病，我不單恨病，而把病人也恨起來了。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，別人的病我來恨，總之我是最討厭病的。

一個迫於金錢者

雷英修，六甲。

月色朦朧，冷風刺骨，在這雪天的夜中，
一個細長的黑影倒映在地上。

我在大門縫邊，直到看不見他的影子。

他是一個南開的學生，他又和我們同籍，
都是陝西人，還認得我的表哥。

他父母都在陝西，他離家出外求學時，曾
帶得三千多塊錢。但是不幸得很，他的錢又被
一個朋友騙走，等他發覺時，那人已是遠去無
踪了。

在這一年中，他到我家中來過三次。

第一次還是炎熱的暑天，那時已經紅日
西沉，他來找我的表哥談了半天，他只說是少
兩塊錢坐火車。於是表哥拿了兩塊錢送他，他
很感激的收了，揚長而去。

第二次來，我並不知道，只是聽着他們

說也是爲着借錢而來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已是寒冬，我們各人腦海中已忘了那個迫於困難的王某了。

廿五晚上，我一人正在屋中對燈枯坐，無意義的不知在想什麼。

忽而，聽得厨夫在那裡抱怨：『非讓人給他開門不可，難道還要搶麼!？』我不覺爲好奇心所動。立起身出了屋，到大門邊，這時已上門了，因爲那天是我表哥表姐他們回南的一天，他們剛到車站，還沒有一個鐘頭。

家中一個大人也沒有，只剩下厨夫和幾個老媽子在家。因此閉門愈早。

我只看見兩個老媽子和厨夫在那裡和他說話，兩個沒走的表姐也站在院中。

我問她們，才知道又是那個姓王的。

我用眼睛向門外一看，却與上次大不相同了。頭次來時，還是衣冠楚楚地，這次是穿着藍布的衣衫，冷得索索地發抖。

我們只隔着門和他說話。

他顛顛地操着陝西的口音：『真的他們走了

嗎？我本來想和他們一起走的。如果他們在家，請你讓我和他們見一面。』他好像是怕我們騙他似的。

那厨子道：『實在是走了。難道我們還能和你撒謊！』他發恨似的對着那姓王的說。

『唉！我實在也是沒有法子，我本想和他們一起走。誰知他們走得這樣快呢！』

『你既然要一起走，爲什麼不早些來呢！』

『您看！……唉！——我這腳那裡走得動呀！』他發急的說。

『你可以快些坐車趕到車站去也許還來得及。』表姐她走上前來說。

忽然電鈴在響，那個表姐跑去接了電話回來道：『我五姐的電話。』那人聽了，很奇怪；着急的聲調問道：『誰！你知道打電話的姓什麼？』我表姐只冷冷地答道：『我沒有問，不知道。』

『唉——呀……』他失望的慨嘆着。

『到車站也來不及了。只好你先回家，明天再來。』厨夫對他道。

『您不知道，我在公寓裏住的時候很久，該他們兩塊七角的房錢，昨天我還了他們兩元，還有七角沒還，他們逼着問我要，我怎好回去……我今天不走，真危險得很。』『你只少七角吧；』『是的。』『你們誰身上有錢給他七角，等一下還你們。』表姐對那厨子說，她好像很可憐他。

『一吊兩吊……。』

厨夫和門房的聽差，拿了七角錢。因為門已上槓，取下來很不方便，於是便在門縫邊遞了出去。

『好了，我們再會。』他好像感謝得無話可說，只簡單的和我們作別。

『我們只望你發奮讀書就得了。』我表姐也裝着大人的聲調。

我只緊看着他，只見清朗的月色，一條細黑的人影，一拐一拐的出了我視線之外。

我坐在屋中，拿着書不知怎麼看好，我心中一跳一跳的只看見姓王的顛顛地立在跟前。

祖父之死

蘇燕孫，七年級。

這是一個靜寂的，可怕的早晨。我剛在洗臉，忽然聽見母親在叫喊，我起先以為是躺在床上的可憐的，病重的，老祖父要喝水，所以沒有留心，只在書棹邊包書包，像每天似的走向大門口，預備到學校去，但是走到祖父所住的房子的窗下，一個老媽子在我背後說：「你還不去看看嗎？」我問她：「有甚麼事？」她說：「進去看看就知道了。」她始終沒有告訴我甚麼事，我只得提着書包，去開那使我明瞭一切的門。我剛一開，就看見父親坐在祖父的床邊，母親，叔叔，孀母都立在床前。我才知道和藹的祖父的末日快到了，我忍不住的問了母親一聲：「還上學嗎？這時已經八點鐘了。」母親對我搖了搖手。我把書包放在書棹上。

可怕的死神終於來到可憐的祖父的床前，祖父的臉上顯出舒服的樣子，好像一切痛苦，都沒有了似的便隨着死神去了。

二姑母

羅翠玉，七年級。

在我兒時的回憶裡，給我溫柔的安慰，造成我們的更美滿的生活的人，就是我們的二姑母。她是一個沒有出嫁的老處女，不論離我們有多麼遠，她總是我們最親愛的人呢！

大姑母住在鄉間，我們相隔有一條很長的江水，因此大姑母不常來，我們的友誼，也不能傳遞給她；九姑母的孩子太多，家事很忙，她見了小孩就怕，並且老蹙着眉，她每逢見着誰都那樣，沒有一個人不厭惡她的，尤其我們。所以我總括起來說，我們所有的姑母們，只有二姑母是和藹可愛的！

她喜愛清靜，同大姑母一樣。她住在街的

盡頭的一所精緻的小屋裡，除了廚房，寢室之外，就是一個小佛堂。房子雖然是這樣的簡單，然而這對於她却是非常合式的。她愛吃素，靜坐着念佛。人們說，愛靜的人是不喜歡小孩子的，而她對於我們從沒有表現一點厭惡的臉色。

每到黃昏的時候，我們都從姑母的小黑門經過，探問她在作什麼。如果她的小丫頭說柔「在念經呢。」我們只得從這條彎曲的路回家，不然我們在姑母的房內說笑，作各種遊戲，消磨我們午後的光陰。

遇到姑母特別喜歡我，留我同她一塊吃飯的時候，她會講很多的故事給我聽。還用那柔和的嗓子唱歌。姑母常把我當很小的孩子看待呢，噢！我是多麼高興！

有時看見她坐在對窗的椅上出神，長聲的嘆息。但我們却一點都不理會這長嘆對於這老處女究竟是什麼意思。

——姑母作什麼呢？

——是天要下雨呢，西北角慢慢的黑了！

——不是呢，姑母！你剛才……

——我剛才是看天，是不是，孩子來這裏吧！

她不好意思的望着我們，手摸着我們的頭，我們都感到溫柔的接觸了！



我們離開二姑母，已有五六年了，在這樣長的時間，全沒有見過她，信又非常少，但她的影子總在我的腦中印着，而她的可愛的聲音也在我們的耳中響着，我們離別了！這樣久不知道她是不是還愛嘆氣。現在誰在陪伴着這可憐的老處女呢？

我願她還是從前一樣的快活的活着！

孤 兒

李淑馨，八年級。

大的陽光照遍了所有的地方，鳥兒們在陽光下邊隨意吵鬧着，牠們全身的羽毛都膨了起

來，許多小鳥趕隨着母親懇求食物吃，吱吱喳喳亂叫亂跳真幸福呀！

小河的表面好似浮着一層魚鱗，閃閃的發銀光，一羣小雞用牠們的爪子抓抓地，然後再用嘴啄啄土裏面有沒有食物，幾隻小豬在污水坑中洗浴，牠們覺得很滿意。天空現出幾朵白雲，樹葉被微風吹得微微搖動；這是一幅可愛的美景。

我常常撞見她，但她的臉時常愁憂不樂，總像有一件重大的心事似的。當她走出來時，手內拿着一個痰盂，裏面滿盛着糞，她的眼睛是紅腫的，臉色非常青黃並且還夾着黑泥，她時時刻刻用她的油黑的大襟來擦眼淚，衣服實在破爛不堪，雖然補了又補，然而總可以露出肉，她使來往的人們非常注意；她的一生都白白地消失掉了。

在這九月，天氣非常溫和，一陣陣的秋風把樹葉吹成紅黃的顏色，她們增加秋天的美麗。一羣白的羊隨着牧童走着，牠們遍地尋找食物，牠們上下唇動的非常的快，還混合沙沙的

響聲；牠們給藝術家一個好的材料。太陽先生在鄉裏警告人們，我現在要休息了，我明天使你再得好的光亮，牠哈哈大笑的滾了回去。

天氣慢慢的黑沉起來了。

一個新的大坑剛剛放進一口棺材。牠是永久消失在苦悶中的吧!?

憶

丁紹曾，八年級。

溫暖的太陽吻在窗上，窗前的小樹被小鳥搖得好似在那裏跳舞，那小樹很欣悅的接受這溫暖晨光的照耀，窗上的陽光漸漸的多了。可是昏迷的我仍在那牀上酣睡，忽然被一陣嘈雜的聲音喚醒，翻了翻身又從新很甜蜜的熟睡了。

『老弟！喂！開門呀！』我仍是酣睡着，沒有被他喚醒。

呼！呼……！『開門呀！』又呼！呼！的敲了幾聲。

我被這急烈聲音驚醒，睜開朦朧的雙睛，很快的坐起來，伸了雙手『呵！』的打了一個呵欠，不由的雙眼又閉上了。

『快開門呀！』用他那只似喇叭的嗓子喊。嚇得我打了一個冷戰，趕快的把門開開，原來是我的表兄來了，他帶着氣的樣子進來就坐在牀上，他很氣的教訓了我一番，我在旁邊不高興的聽着，他看我很不願意，說了幾句話很氣的就走了，我自己覺得很是倒霉，清晨就碰見他，受了他一頓說。我懶懶的拿了一本書，又躺在牀上，這時我的腦子裡一幕一幕的事，影片般的轉動了起來，忽想到前二三年的冬天，我那時正在他家住着，他們是被山圍抱着，一條灣曲的小溪，在村莊的旁邊流過，他們餵着一頭很肥大的牛。

一日，我和他剛一進家門，只見那條黑狗，搖着尾巴，三蹦二蹦就跑到我的身旁，表示很歡喜的樣子，我便撫了撫牠的頭，他似發瘋的

跳躡在我們倆身後跟隨着，幾隻很瘦小的小豬，搖着那小尾巴「呵！呵！」的用牠的鼻子在地上尋找食物，一隻很雄壯的母雞，後面跟隨着幾隻小雞，母雞「ㄟ……」的叫着，好像叫小雞跟隨的意思，牠很快活的發現了一塊食物，「ㄟ……」的叫了幾聲，那些活潑的小雞一齊的跑上去，搶那塊食物，牠又「ㄟ……」的領着牠們去尋新的食物去了。我和他到了屋裏，又出來，很是沒趣，我們倆便跑到後院，爬到房上去玩，他很快的在房上跑，我的心裏直跳，恐怕掉下去，他拉着我的手好容易才上了房。我在房上望外一看，四面都是高山，我看那在山的半身的廟宇裏，幾棵乾枯的老樹被風吹的單獨的在那裏搖盪着，遠遠的瀑布，被這嚴寒的天氣，已經結了銀子似的冰沾在山上。這時那些窮苦的柴夫們，背着他們打的柴，都陸續的回來了……正在想得甜蜜的時候，忽然我那隻小貓跑到我的身上，把我這甜蜜的回想打斷了。牠咪！咪！的叫了幾聲，在我的身上磨來磨去。

『都是你，把我這甜蜜的回想打斷，去吧！我不要你了。』我向牠說。可是牠還是磨來磨去的不去，我便拿起我的書，繼續的工作了。

憶三四兩弟

吳卓，九年級。

整理舊書的時候，無意中看到了一本很舊的兒童畫報。這本書埋在這凌亂的書櫃裏，至少也有六年了，一見到牠，便不自禁地會想到三弟。

三弟是一個好孩子，在他生前，是家裡很受歡迎的人，無論是誰爲着一件事發愁，看見他那可愛的臉時，便是天大的怒氣也便破涕爲笑了，這多麼使人愛的孩子呵！然而上帝不會讓他多活幾年。

三弟得了肺炎，醫生換了許多，但是在一個早晨，好像已經完全復原了，臉上浮着喜悅

的微笑，拿着父親給買的兒童畫報，躺在床上看，忽然落在地上了，他喊着說：

「二哥！多謝你，替我檢起來吧！」

「呵！你要我檢嗎？……也好，反正以後別想。」真是出人意外，六歲的二弟會說出這種使人難堪的話來，實在奇怪了。

中午，病又轉重了，臉上燒得通紅，流着汗，嘴裡只是嚷：

「娘！阿爸呢？回來沒有？我的襪子破了，誰給我買呵？」

我們都在院子裡玩，聽見了三弟的喊聲，接着便是人們的哭聲。

於是一切都完了。

父親剛到家，聽見這不幸的消息後，忙着籌備一切的事，父親的眼睛紅了，眼淚似乎要落下來，便是那穿白衣的醫生的走，也沒有人注意，他只好一步步地走了出來，鬍子都氣翹了。

在這時，門外抬進一個棺材，我和哥哥姊姊們都被關在一間房子裏，雖然也曾偷偷地從門窗往外看去，但只看見一大群的人圍在那兒，不

知幹些什麼，那兒會看得見呢？發生了這種事，是不會使我們滿意的。

不幸的事是隨着來的，和三弟感情最好的四弟也接着死去了，家中充滿了淒涼的景象，小孩子們也沒了樂趣，只有天亮了起來，天黑了睡，白天看人家落淚，自己也會寂寞得想哭，玩具盒上也都蓋滿了灰塵，再沒有那樣好的心情來給洋娃娃們作衣服了。

自從經過了這兩件不幸的事後，大家都議論紛紛地談着。這個說：他曾看見一個小孩子從三弟的屋裏出來，轉過門就不見了，一定是魂出竅了呵。那個說：在四弟死前，曾經有一個旋風，在天上吹了許久，準是三弟來叫他了。

這種見神見鬼的話多得很，便是那天早晨二弟所說的話也被認為不祥的預兆，於是這本無生命的兒童畫報也受了牽連，便毫不顧惜的扔到了這個盛破紙的櫃子裏，灰塵也積得幾分厚了。

那時恐怖的情緒真無法形容呵！晚上，看

見牆上搖搖的燈影，窗上的樹影，都會以爲是憧憧的鬼影。早晨，聽見雄雞的啼聲，也吓得往被窩裏鑽，以爲是甚麼怪物在吃人了，那種莫名其妙的心理，真太可憐呵。

但是，那樣的景況之下，誰又有空閒的工夫來憐憫你呢？

妹 妹

孫德志，九年級。

近些日子妹妹把一半看書的興趣，轉移到那隻胖獅子貓身上去了。

暑假裡和暑假前，她是溺愛着書本的，在吃飯的時候，她也拿着書。手裡雖然拿了筷子，可是總不動的懸着書本，也不聽母親說：「吃完再看」。我在她的年歲，對於童話，神話，甚至連最喜歡的書本，從來也沒有像妹妹那樣着迷過的。

妹妹的脾氣不能說是好，簡直固執極了。

我常當母親面前說妹妹脾氣不好，一方面可以顯露出我的脾氣比妹妹好來，另一方面也因為母親說妹妹比起我要聽話多呢。可是母親也常說：「你小時也那樣的，每每纏着人簡直走不了一步。」或許對罷，可是我記得很清，我沒有那樣會纏人。妹妹以後便會不纏人了！小時同妹妹一樣，妹妹大了，自然也像我一樣不纏人了。雖然討厭妹妹纏人，有時我也曾想過，纏母親去罷，或是姐姐也行，可是不知怎麼，彷彿有了東西阻擋着我似的，總沒有像妹妹那樣纏過人。妹妹纏着母親的時候，我嘴頭雖然說着「撒嬌」，可是心內却低語着：「那是你羨慕人家撒嬌呀！」

暑假裡，她纏着我，要我借書給她看，真纏的我一頭是汗呢。我的書她是全看過了，她同五妹妹組織的圖書社裡的書，也全看過了，告訴她歇一天罷，她更拉的你緊些，非叫找書看不可。本來天氣就熱，又緊貼着身子，用着撒嬌的口吻說，「給我借書看，四姐。」熱的不舒服的我，真想向她發發牢騷呢！因為是

姐姐，所以起初總是向她很和順的說，她還是照樣不聽的纏着時，往往便這樣急了！她時常哭的原因，便是我急了的結果。看她哭了，又只得想法使她安靜下來，所以結果只好向她說：

——就給你借書來，明天便到朋友家去借，你先再看看你們圖書社裡的小朋友，世界童話，不然看三姐二姐的講義罷！

臉上的淚還正往下面流，聽見了我的話，那濕潤的眼睛便抬了起來，手還拉着我的衣襟，喃喃的吐出沒趣的孩子話來了。

——那麼，準的，替我借來，你逗我哭了，該多借兩本。呵，四姐，準的。

連聲的答應着「好的」「好的」，妹妹還老向我說「別忘了」，「準的」一類的話，她以為我是有剛說就忘的記性罷！

給她借來了四本福建故事的時候，很使我難忘記她那小臉。她樂怡怡的看見我替她拿書來了，她的腿兒便很輕便的上下抬着，向我這面跑來，滿臉全是快活的表情，笑盈盈的對我

說道：——

——四姐，是真借來了。說完，便拿了我手裡的四本書，坐在廊下，一聲不響的看了起來。我向她說：「別那樣着迷，坐在太陽下面看，小心晒的頭疼。」她只向我笑了笑，拿了書移到陰涼的地方去了。

三天，她便把頁數不能算少的四本書，全看完了。我怕她再纏着叫我借書，便對她說：——

——怎麼又看完了？我可不管借了。

——好罷，先不叫你借了，幾時再去T家的時候，替我還了，再替我借罷。

我很驚奇這次妹妹沒有纏我，原來，聽五妹妹說，第二天她們到學校借書呢。

暑假快完了的時候，她也把那種看書的興趣拿了一小部份用到作詩上面，這樣小的一個孩子，不知從那里學來的，有幾句還以為她是從那地方抄下來的呢。問了才知是她自己作的。本來，孩子有什麼可隱藏的東西呢！

有一次月色很好，大家都在院中乘涼，我

無意中看見妹妹，坐在小櫈上，正望着月亮出神。我沒有打斷她的幻想，因為我在月下默想時，也一樣的不願被人打擾的。看見她在那裏想着，我終於悄悄的走開了。

第二天她拿了鉛筆和紙在我桌上作起詩來。起初我一點不知道，因為她屢次問字，我猜想她一定是在作昨日的月亮了！真的，她作好以後，將手裡的鉛筆放到嘴裡，隨後又抽了出來，向我一笑，自己看了一遍之後，然後才交了給我：——

——四姐，替我看看。

我很快活的看完了那篇小詩。她叫我替她改，我不會改詩呢，只替她改了錯字。我答應她叫先生替她改。把這事告訴了母親及姐姐，她們都笑她有趣。

我替她改了八篇的錯字，有一首是薔薇。還有一首很有趣，因為現在胖貓的母親死去了，她便作了一篇哀悼她的詩。差不多每一篇未作時，都被我猜出來了。有一次她又一人沉默着，我便問她：

——怎麼？又在打算作什麼詩嗎？六妹妹。她向我點了點頭，不久她便給我看那篇「沒母親的小貓。」

許是那隻貓的原因罷，作詩的嗜好，又被愛貓的嗜好所替代了。記得在暑假最末的一個星期裡，沒有母親撫養的小貓病了，原因是吃了牠母親的有毒的奶。那老貓是因為在沒人注意的時候，吞了一個壁虎，才死去的。死的頭一天，發出很悽慘的聲音來，到早晨，便發現她死了，我們才明白那可憐的聲音，即是「死音」呢。這可憐的小貓接着也生起病來，妹妹見了要哭似的對母親說：「替她看看罷！那毛多白啊！又是獅子貓！」纏的母親頭都昏了。是的，從那貓一病，妹妹便完全把作詩的事忘掉，時時留意着那隻病貓了。到時候便拿着藥找母親一起餵貓。妹妹真是將這隻貓放在心裡呢！好像仁慈的母親關心着孩子的冷熱一般！等她漸漸好了，妹妹便一直喜歡她到現在。

放學回家，便嚷着找貓，抱到懷中，撫摩她。她們真成了好友了！有時貓也很懂事似的

挨近妹妹，向妹妹撒嬌似的叫着。她們真親熱得像一對彼此互愛着的情人呢！我忘記問妹妹在上課時可也想貓不，但也許她不回答我吧？

禮拜日，她把看書的時間，也用來修飾那越來越美的胖獅子貓了。她用綠色的緞帶繫在她的脖子上，這緞帶是她最愛的，平常我問她借，都不捨得，竟捨得替貓繫上了。啊，我忘了，她是妹妹的好友，我只是她的姐姐呢。好友要比姐姐親愛的多呵，有時候。

妹妹替她裝飾，她也很老實的垂着頭，任妹妹怎麼擺佈。換一個人，她必定要用爪子來抓了！替她弄好，妹妹用大眼睛看着貓，因為我在旁邊，她只露着彷彿要吻她一下而又不好意思的神氣真使我好笑呢。在我看來貓的裝飾又簡單又平常不算十分美麗，倒不如本來的毛色好，妹妹却口口聲聲說：「美極了美極了！」這也難怪，自己弄出來的，自然要說好些，並且又是那樣心愛的東西，定會大大的誇張了！她把那自己裝飾的貓，抱給母親看。從母親屋又抱往姐姐那兒。母親同我看見她抱着貓

跑的背影，同時都笑起來了。

最近，晚間她從睡覺中醒來，常常大聲的喊着：

——姆媽貓……我同母親在隔壁房聽着，都以為她是在說着夢話，沒有響。母親仍然低頭作着針線，我也仍然作我的功課。沒有注意，她竟自己下了牀，走到母親面前，同樣的問道：

——姆媽，貓！……她一面揉着惺忪的眼，一手還拉着落下一半的褲子。

這使母親一驚，以為她病了，便不安的問，同時還摸了摸她的額：

——怎麼了，上牀睡去罷！貓一會就去找給你。母親只好哄她了。

——不，非要貓才去睡，咪咪，咪咪——她向各處尋找，

——不乖了！貓會半夜抓你的，母親面上帶有一點威嚇的神氣了。

然而母親怎麼說也不行，便叫張媽把貓找了來，她才睡去。

第二天問她，爲什麼那樣忽然更加同牠好起來了。她很不好意思的笑着說：

——作夢，有人要偷牠呢！哈哈！

說得全屋子的人，都笑了起來，她自己也笑了。

作詩的嗜好，便這樣被這隻胖貓奪去，以後，假如…真是被人偷去了，她該又迷着書本了吧？現在不纏着我借書，學校裡的書却很多很多了！也或許是大了一點的關係吧？

家中她最小，大了起來，便沒有人再纏我了，那時或許倒想叫人纏纏吧！那麼還是願她慢些長大，長大了，不但不纏我，一定很老實的，那多寂寞，沒有一個可以同我鬧着玩的了。

沉靜的心靈

——關於朋友T君的故事——

孫德淑，十年級。

這天下午，伊正無聊的在家閒待着，什麼事伊都厭煩而且懶得去作。雖然伊並不感到母親對孀母，叔父，表哥等人述說她小時候的歷史有什麼興趣，可是伊還不願意離開這間屋子，靜靜的坐在一角的椅子，呆呆的看着母親，彷彿十分專心的傾聽着的樣子……

伊不知道爲什麼這天伊特別感到不舒服，彷彿有什麼惡辰的事將要落在伊的頭上似的；這莫名其妙的煩悶，似乎預先給了伊一個壞消息的警報。

伊不曉得自己在想着什麼，母親的話伊差不多沒有聽見。偶而被孀母們的笑聲激動了，伊才聽見幾句沒頭沒腦的言語，這却使伊更生

了一種討厭她們的心理，覺得孀母們的笑是無意義的，母親的談話也是平凡而且乏味。

終久伊沒精打采的走出了母親的房間，正打算到自己黑暗的睡屋去躺一會，消磨一些時刻，可是在院子裏恰碰見僕人拿了一封給伊的信。

『我的麼？』伊精神興奮了一點似的說，一面接過遞給伊的信。

伊起初以為是S君來的信，這使伊可以得着一些快樂，然而這却是T君由南邊寄來的一封薄薄的信，這使伊很奇怪，伊這時會得到T的信，因為她差不多有一年沒給伊信了。雖然最初在一處時，曾有過熱烈的感情，但是因為長久的隔膜，都把那姊妹一般的好感給毀損了！所以現在接到了她的信，也只很冷淡的給撕開了，一面看，一面却走進伊自己的房間。

可是T這回薄薄的一封信，却給了伊怎樣一個深的打擊啊，伊幾乎要哭了出來。在她那封信上，T很簡單的寫着：

我親愛的朋友：

很久沒有給你寫信了，請你原諒我，因為我病了！近來我吐血吐的很厲害，現在每天還是有醫生來替我治病，但是這有什麼用呢！不過我想一時總會不至於離開人間吧？

我新近搬了家，就爲了我的病，父親才把家搬到這裏來。這兒空氣很好，因為差不多是在鄉間了，離城很遠。

我在這裏寂寞的很，就好像與世界隔開了似的，一點消息也得不到，偶而拿本小說看看，但是又被禁止了！你想我够多麼的寂寞呢？！我時時想念你，想念所有我的北平的朋友們，我每天只希望得着他們一封信，但這很使我失望！

芳，我一想起前年暑假我們整天快樂的在一起，我住在你家，……我難過極了！我想我們不會再有這種日子了罷？！……希望你立刻告訴我一些你的消息。

恕我不能多寫，因為父親快回來了，他禁止我寄信呢。祝你

幸福！

你的朋友T上

伊把T的信，重複的看了兩遍，伊不禁落淚了：

「T吐血？吐血了麼？……這種病是多可怕啊！」伊的腦筋裏，不停止的轉着這個思想，伊的心裏充滿了痛苦。於是走到書棹前，預備給T回信，使病人可以得到一些安慰。但是伊的心緒亂極了，不知道怎麼下筆才能使T得到快樂。……終於伊閉上了信紙，扔下了筆，伏在棹面上了……

關於T成吐血病唯一原因，伊這時才給斷定了。決沒有錯誤，就爲這原因，伊覺得T更可憐了！

當前年炎熱的暑假中和T要好的程度日見增高了，在這時候，伊才知道T還有一個好朋友K君，這是T自己對伊說的。

T是很有趣的一個人，她每逢要和伊閒談，他總不好意思直接向伊痛痛快快的說出來，然而彷彿T又願意使伊知道一些關於K君的事，所以時常言語之間帶着K君是很好的，像小孩

似的……這一類的話。伊頂多和她開一兩句玩笑，伊向來沒有追究過關於他們兩人間的事。T也從來沒有着急過，爲了人家和她開玩笑。伊的弟弟，妹妹和她鬧的最兇了，只要T從街上回來時，他們都跑向了T，問個不休：『你到那兒去了？玩的什麼？好玩不好玩？爲什麼不帶我們去呢？…』把T弄的真窘極了，她也只以一笑了之。

她每個星期中只有兩天是和K在一處玩，其餘的幾天，她總和伊們在一塊的，然而K每天不定什麼時候總有一個電話來找她，這使伊的弟妹更鬧的利害了。有一次電話，可巧被伊的弟弟接着，他便叫了他的的小姊姊冒充了T說電話，聽出了一兩句話，就被對方覺察了，把電話掛了，於是這兩個小淘氣便像瘋了似的和T鬧，T紅着臉，還是向他們笑着。

一天一天很快的過着，伊只有三天便要開學了。T這天早晨很早的就離開了伊的家，伊非常的奇怪，並且這幾天T總是悶悶不樂的，不像平常那樣活潑可愛了。就是伊和弟妹們怎樣想

法子和她玩，她總是敷衍幾句，推托着說有點不舒服……伊自己會問過她究竟爲了什麼？是否和人家吵了架？但是 T 全不肯答復，只承認自己是病了。

不到兩點鐘的工夫，她便回來了，並且帶着十分快樂的神氣問伊：

『你起來多會了？』

『不多一會，——剛才你到那兒去了？起的這樣早？伊注視 T 的臉，慢慢的問她，這時伊發見 T 那副假的面孔，伊心裏忽然很激烈的跳動着，伊驚訝她那雙落過淚的眼睛。

『看一個將要死的朋友。』她立刻就回答伊了。

『我怎麼從未聽說過，你有這樣一個朋友？』伊懷疑着問。

『沒有聽見過麼？這忽然得病的一個朋友？——小弟弟，小妹妹到那兒去了？』她似乎不願伊再追問她，她把話頭給岔開了。

『母親帶着他們到公園去了。』

『找他們去好不好？』

伊答應了她。

這天晚上，T 很乾脆的對伊說：

『我和K 斷絕往來了。』她還是笑着。

『爲什麼呢？——你不要騙我罷！』伊不知道怎樣接她的話才好！

『真的，我現在很快樂呢，比往常還快樂，芳，你就要開學了，明天我們到那去玩一次吧？』她極力的表示着高興的神氣。

伊知道她心裏很是難過，所以 T 說什麼，伊完全答應了。

整一個晚上，T 睡在牀上，就沒有合眼；伊睡醒一覺後問 T：

『你爲什麼還沒有睡着？』

她回答，蚊子吵的很。

.....

之後，她差不多又在伊家住了一個多月，伊只有放學以後和她在一起，兩個人在一起，默然的坐着，一句話都不說。起初幾天她還裝作高興的神氣，以後漸漸的漸漸的變成沉默了。有時小弟小妹來鬧一陣，但一會兒冰冷的

屋子中，又只可以聽見鐘的滴答聲……

此後不久，她離開了伊家，離開了北平到上海她父親那兒去了。

『T，我可憐的朋友，什麼時候我們再能相見呢？』伊抬起了頭，低聲自語着，——伊書棹上面的時鐘，滴答，滴答的……消失在寧靜的空氣裏。其餘只是沉默。